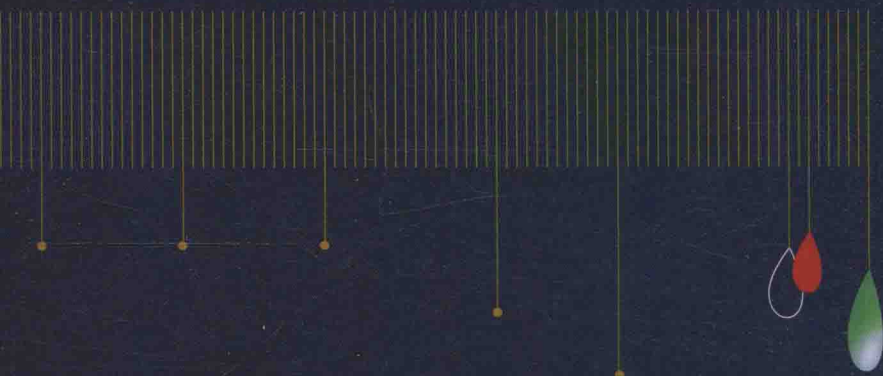


# 街上的耳朵

钟求是 著



# 街上的耳朵



钟求是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街上的耳朵 / 钟求是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302-1814-3

I. ①街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7962 号

街上的耳朵

JIESHANG DE ERDUO

钟求是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www.bph.com.cn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 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5  
字 数 212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14-3  
定 价 42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## 目录

街上的耳朵	/	1
练夜	/	21
星期二咖啡馆	/	41
星子	/	63
慢时光	/	83
送话	/	103
第二种诉说	/	125
皈依	/	151
水下的村子	/	175
愿望清单	/	191
两个人的电影	/	257
后记：日常的边缘和受困	/	327

## 街上的耳朵



有人对式其说：“你的酒量矮了不少，即使踮一踮脚，也够不着以前的一半了。”式其咧咧嘴不吭声，但心里认下了这个算术说法。这么些年过去，昆城一点点变大了，他的酒量一点点变小了。由于这种退步，以前的他一定瞧不起现在的他。

不过酒量的退步不等于酒兴的下滑。事实上，他对酒桌仍保持着亲近的态度。每周少说两次或三次，式其会出现在某个吃店的包厢里——不是生意饭局而是朋友聚酒。他坐下后并不造势，只是简单地敬酒或迎酒，说话的声音温和并且节约。但他显然又是受重视的，每一只酒杯与他对喝时都不会潦草。

在这种场合嘴巴们总是忙碌的，因为除了吃喝，还要讲镇子上形形色色的闲话。闲话时，式其也会淡淡地搭上几嘴，因说得少，话语就显着几分劲道。当酒桌上的热闹收尾时，式其便起身去一趟洗手间，顺便把账单刷了卡。等别人气壮地出门买单，女服务员会柔声说：“那位长头发的老板已经买过了。”

式其是昆城为数不多的长发者，一头没有杂色的黑发披挂下来直达脖子，把一张脸比得瘦了一些，看上去有点艺术又有点怪异。谁也

不知道他啥时开始蓄此长发，反正在记忆中，他就是这么另类地从时间远处走来，走过镇子的一个个年头。也有人打听过，式其年轻时练过拳脚，又喜欢酒，那么他的披发也许是从《醉拳》里成龙的发型演变而来。这种猜测传到少数知情者耳中，自然被一笑弃之。知情者没有忘记，式其的长发遮着一个私密，一个关于耳朵的私密。这个私密其实并不稀奇，像式其这一类有过拳头史的人，年轻时免不了掐架斗狠，身上也就容易收藏一些刀疤拳痕。夏天若亮一亮身子，多少也显着一种荣光。但式其不一样，他不愿意走漏这种荣光。

因为这个原因，许多年里镇子上几乎无人见过式其的耳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即使知情者也失去了保留记忆的兴趣。一只伤残的耳朵，伴着一个男人渐渐老去，这有什么好惦记的呢。

当然，式其日子里也不是没意外的。大约三年前，一位愣头愣脑的理发师给式其修发后一时起兴，以神秘状向别人描述自己见到的耳朵。两天后他的发廊被砸，一只垃圾桶像导弹一样扑入店内，腐烂的气味久久不散。自此以后，式其的理发师换成一个懂得默契的人，他的习惯是不问女客的年龄，或者不提某个男客的隐物。

这天傍晚，式其照例到一家吃店凑一个休闲饭局。饭桌上十来个人，他坐定身子，眼睛一扫先看到一圈熟脸，再一扫多出一胖一瘦两位年轻女人。这也平常，为了搞点气氛，总有人喜欢往饭局里引进花草草。



饭桌先是稳着，一双双筷子挺讲秩序地伸向端上来的海鲜和面食。随后酒杯们活跃起来，此起彼伏地在空中举来举去。由于酒液滋润了思维，不久便进入闲话阶段。一个声音起点很高，从国际大势讲到恐怖组织，认为世界各地的枪声有点多。另一个声音阻止了这种担忧，指出中东的枪声再多，也射不到昆城来。于是话题顺势回到镇子上，从某个楼盘的房价说到某家超市的被盗，从河边的钓鱼说到不爽的天气。有人说：“这几天一会儿晴一会儿雨，像女人例假期里的情绪。”有人便把话语引向一胖一瘦两位年轻女人，说：“包厢里没有下雨，你们的脸上为什么看不到高兴？”胖女做一个笑脸说：“有吃有喝的，我有啥不高兴的？不高兴的是她！”她的嘴巴努向旁边瘦女。瘦女耸一下肩说：“我干掉好几杯酒把脸喝红了，还是没藏住不高兴。”有人说：“有啥不高兴的，说说看。”瘦女说：“那我得再喝一口啤酒。”她端起杯子吞下一大口，然后说：“今天上午有一女友发我微信，问坡南街上讣告说的是你吗？你不回答我会流泪。我回复两个字：傻×！接着又有人小心地给我老公发短信，意思是节哀什么的。”有人稀奇地说：“哈，被死亡呀，什么情况？”瘦女说：“我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道坡南街的确死了一个女人，跟我的名字撞了脸……这乌龙闹得好晦气呀！”有声音问：“啥叫名字撞了脸？”瘦女说：“她叫王静芸，跟我的名字王静云是不是特别像？但再像也挨不着呀，按年龄她差不多可以做我母亲了。”又有声音问：“那王静芸怎么死的？”瘦女说：“一个字，‘病’呗，听说是胃癌晚期，从

发现到闭眼不过一个月。”有人“噢”了一声说：“这么一说，我知道王静芸是谁了，她在坡南街开一文具店，她的老公叫叶公路。”叶公路这名字有点奇葩，让两三个人点了脑袋，表示听说过此人。

式其瞧着瘦女，慢慢地说：“你叫王静云，这名字不错。”瘦女一笑说：“夸我名字不如夸我脸蛋，女人嘛爱听这个。”式其绕过玩笑，说：“我细问一句，那位王静芸是哪天走的？”瘦女说：“不是昨天就是今天一早呗，我想是这样。”式其又问：“这个病……她怎么才活了一个月？”瘦女说：“我又不是她家亲戚，没知道那么多。不过听说她去上海上了手术台，打开肚皮一看立马缝上就回来了……昆城人嘛总愿意回昆城的。”式其不言语了，旁边有人接上说：“归根到底是运气的事，按她的岁数，至少得再活二十年。”又有人说：“二十年能活出一大堆内容呢，酒局、旅游、麻将还有性事，可以玩多少回呀。”马上有声音反对说：“上了岁数的二十年，过的是尾巴日子，哪有这么痛快。”那位胖女说：“所以好年纪的时候，得使劲活出一把味道来。”有人说：“你现在就是好年纪，酒局、旅游、麻将还有性事，样样都挺使劲的吧？”胖女一撇嘴说：“废话！女人不使劲能尝到那种快活味道吗？”一群笑声响起。

笑声中式其起身去了洗手间，出来后拐到总台买单刷卡。刷完卡他仍静着身子，似乎在脑子里找什么主意，想了一想，原来自己不打算回包厢了。是的，他觉得那儿人有点多，话语和笑声也有点多。

他出了餐馆，慢着脚步往街上走。此时是喧闹时间，街道两旁的

灯光有点亢奋。他走过一溜儿商店，拐入旁边一条小巷。穿过狭长巷子，走过一条马路，便是一处街心公园，他找到一张椅子坐下。

这个街心公园许多年前是人民广场，广场内有灯光篮球场，旁边有昆城唯一的电影院，电影院门口每天上演着热闹。此时静一静心，他的脑子里仿佛挂起一块银幕，远去的时光像是被一只手捉住，重新投放到了幕布上。

现在他明白了，自己找到这里是为了反刍一件往事。

往事的背景有些旧，点一点指头，是三十二年前的夏天。那时的他留着板寸头，身上攒着一块一块力气，整天游手好闲。一个闷热无趣的晚上，他从家里出来，先逛到电影院跟前，见没有可看的片子，就走进人民广场。广场内也没啥好玩的，只能站到篮球场边看热闹。他看到场子上一群人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，一只篮球也憋着劲儿从这头跑到那头，又从那头跑到这头。

正是在此时，一个身子蹭了他一下。他没在意，但还是看了对方一眼——一位黑皮肤的小个子。小个子淡着脸说：“你是那个……式其吧？”式其说：“你谁呀？我不识得你！”小个子说：“我找你两天啦，咱们旁边扯话！”小个子用手坚定地指向一边。式其心里奇怪着，随着小个子走开几步，站在暗色里。小个子说：“我找你要个说法……你得对你说过的话……”式其说：“我说过什么话啦？妈的，我又不认识你！”小个子说：“前天晚上，你说做了一个梦。”

式其一下子记起来了。前天晚上有一个酒聚，他先喝白酒后喝

啤酒，把自己喝澎湃了。澎湃之中，他嬉笑着拿出前一天夜里的一个梦。在梦里他搂住一个年轻女人谈心，似乎说些连哄带骗的话，然后把该办的事给办了。旁边的人就问，你说些什么连哄带骗的话呀？他说梦里的话哪能记得住，反正那女人听得高兴。旁边的人又问，那你办事都做了哪些动作？他说梦里的动作哪能记得住，反正衣服是一件一件脱下来的。旁边的人起哄地说，那女人的脸总记得吧，是不是镇子里的谁？他不能老说记不住，便顺着问话说了一个名字。

现在，这个酒后才肯说出的梦飘过镇子里的街道，传到小个子耳中并让他有了愤怒。暗色中，小个子的脸似乎发着烫，一双不大的眼睛则露着冷光。式其几乎要笑起来。他说：“我的梦跟你有啥关系？”小个子恨恨地说：“你梦中的女人是我女朋友。”式其心里一愣，上下打量对方一遍，说：“我是说了一个名字，名字谁都可以用，你偏拿去塞给自己。”小个子说：“你不光说了名字，还说了长相，还说了一米长的辫子……你说过的话想收也收不回去啦！”式其迷茫了一下——酒后说了多少放肆的话，他实在有些吃不准。不过他马上发现自己并不需要躲让，他说：“老子说什么也是在梦中，梦中的事你管得着吗？”小个子说：“我管得着，女朋友的事我管得着！”式其说：“那你怎么管？说说看！”小个子沉着脸不言语。式其说：“你找老子两天，想要一个什么说法？说说看嘛！”小个子仍不吭声，身子一动不动。式其说：“要不下次你也做一个梦，梦里老子剥你女朋友衣裳时，你冲上来拦住老子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暗色中猛地蹿来一道影子，小个子的身子已缠住他的身子。式其没有慌乱，一只手顺势钳住小个子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掐向他的脖子，这一招叫“封手抄喉”，能把对方单薄的身体抻开并锁住。但对方还剩下另一只手，那只在空中冲动地划过，让他的身体一痛——这一痛比预想的有劲道，原来对方手里攥着一块石头。式其只好撤回掐脖子的手，劈向对方的胳膊，一块石头应声掉落在地。式其借势搂住对方拔离地面，一发力举到头顶，这一招叫“经天落鸟”，能把对方托在空中转一圈再甩出去。就在他蹲好马步、按照招式将空中的身子做一个旋转时，耳朵又猛地一痛。这一痛太尖锐了，尖锐得有些麻木。他吼叫一声将手中的身子丢了去。

式其抬手捂住耳朵，看见小个子从地上爬起，嘴里叼着一块东西。式其有点发蒙，愣愣地盯着小个子。小个子似乎笑了一下，往地上“噗”地吐出东西。那块东西湿软软地躺在地上，即使在暗色中也显得醒目。小个子跨前一步，一提脚将那块东西踢了出去。式其明白过来，纵身扑向小个子。小个子一闪身子便跑。

在那个夏日的夜色中，两个身子一前一后在镇子街道上快速穿行。路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纷纷停步观看。在他们的目光中，两个身子一会儿挨近，一会儿拉远，像两匹失控的野马闯进了街道。他们有一种预感，如果两个身子追到一起，会演出一场好看的惨烈搏斗。在镇子上，这样的搏斗越来越少见到了。

但搏斗没有发生。小个子在奔跑中临时生智，一拐弯再一冲刺，

跑进了解放街口的派出所。这是他认为的紧急自保的不错方法。一分钟后，式其气喘吁吁地站在派出所门口，耳朵上的血把半张脸淌湿了。

现在，式其坐在三十二年前的相斗地方，仍能觉出右边耳朵的疼痛。这种疼痛躲在记忆里，遇到机会便溜出来，证明着他的青春日子有一块补丁。

从记忆里溜出来的，还有两个名字。那个咬掉他半只耳朵的人个子瘦小，却有一个粗犷的名号叫叶公路。叶公路护着的年轻女人，叫王静芸。

第二天式其一个人待在家里。

这么些年，他做一个装修公司，渐渐做得无趣了，便交给儿子。儿子忙着公司，又生了孩子，便招去母亲。他成了日子边上的人。

一天里他花不少时间躺在床上，这样可以攒些体力。下午的时候，有人来电话邀酒，被他挡住了。他说自己晚上有点事儿。

吃过晚饭，又看一会儿电视，他才穿上一身黑色衣裳出门。他要办的事有些特别：他让自己去坡南街，给那个叫王静芸的女人守个夜。火葬普及后，昆城有了新的习俗，人死后先火化肉身，再在灵堂守护三天，今晚应是相对安静的一夜。

走过一条短街一条长街，上了一段坡道，再顺势下去，便是旧色旧味的坡南老街。他问了一问，拐进一条小巷，见到前方一团灯光。

走近了看，是一个不小的院子。院子里搁着不少花圈，一些人影和哀乐缠在一起。

式其走近厅堂。这是哀乐最浓的地方，一只红布包裹的骨灰盒躺在方桌之上，后面木壁上挂着遗像，跟前香炉里燃着一炷香。式其端正身子躬了三次，然后细瞧木壁上的遗像。这是一张微胖的脸，五官平静不乱，不乱中又有些辛苦，跟镇子上的平常妇人没啥不一样。式其暗叹一声收回目光，扫一眼左右，没人留意自己。再给出几眼，没见着叶公路的身影。

院子天井里摆着两张临时餐桌，几位年轻男女边吃边聊，好像在讨论网上购物的事情。边廊上也有两张桌子，一桌在玩扑克，一桌在打麻将。式其不能一个人待着，便踱到麻将桌边。桌上也有一位脸熟的，冲式其点头。过了片刻打完一局牌，有人接起手机喂呀了几声，说自己得走开一会儿，让式其替一下。这差不多是救场，式其只好坐了下来。

牌局继续。式其不是麻将的熟手，此时心里又有些不定，打起牌来便显得冒失，一会儿吃错牌，一会儿放出不该放的牌，让警惕他的人很快松了心。那位脸熟的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城西的，公司老板。”式其说：“现在不是啦，公司的活儿交给儿子了。”脸熟的又问：“你是静芸的亲戚还是公路的朋友？以前很少在坡南街这边见到你。”式其打出一张牌，说：“人走了总得来送送……公路呢？怎么不见他？”脸熟的说：“在呀，他不是在那儿烧纸钱嘛。”式其扭头

看一眼，厅堂旁边果然蹲着一个人，只是身影粗胖得有些陌生。

式其正有些走神，原先走开的人回来了。算了输数，式其掏出几张票子起身离开。他慢慢走向那只粗胖身子，在蹿着火苗的脸盆旁站住。粗胖身子扭动一下，抬起一张严肃的圆脸看他。他蹲了下去，跟圆脸挨得很近。圆脸不介意地说：“你也烧几张吧，送送她。”式其从地上捡起一沓钱纸，认真地一张一张往火苗里放。火苗起起伏伏，像是神秘的舞蹈。式其瞧着火苗，突然说：“我叫式其。”圆脸没有听懂，不吭声。式其说：“我是城西的式其。”圆脸愣了一下，身子挺直一些，目光很硬地递过来，又慢慢地收回去，说：“要是在街上走，我认不得你了。”式其说：“现在你蹲我跟前，我都认不得你了。”

看来，从瘦小身子到粗胖身段之间，只需要填进许多的时间。

多年前的那个夏天，叶公路在奔逃之中躲过了他的暴打，却没躲开命运的敲打。叶公路没能想到，跑进派出所是机灵的也是蠢傻的，把蠢傻减去机灵，剩下的恰是现场拘留。半只耳朵加上一脸血迹，让派出所和法庭获得了故意伤害的确凿证据，叶公路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。无法知道那两年半叶公路是怎样的心境，王静芸又是怎样的心思，反正式其心里很懊丧，身上的力气也泄掉不少，他唯一想努力的，就是让发型变成披头士。过了两年半，他听到叶公路出狱的消息。又过一些时间，他听到叶公路和王静芸结婚的消息。到了这时候，他内心才安定下来，觉得这件事终于了结。了结之后，他的日



子便敞亮了许多。以后的年月，昆城渐渐欢闹，各种新事在镇子上生长，他不需要记着不快活的事情。不过偶尔经过坡南街时，他也会留意瞧一瞧街道两旁的商店，因为他听说王静芸开了一间不大的文具店。有那么一两回，他似乎在街边看到了王静芸。她手里牵着一个男孩，神情动作已是一位熟练的母亲。但他也不能确定就是王静芸，毕竟做了母亲的她和记忆中的她是不一样的。至于叶公路，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，式其再没见过他的瘦小身影。现在式其知道了，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这么多年遇不到他。

眼前的火团渐渐软下去，变成了暗燃。叶公路盯着火堆，说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式其说：“人走了，我来道声别。”叶公路说：“你道得着吗？”式其说：“别这么说，死者为大，我的心意不是假的。”叶公路默了脸，过了半晌，他站起身说：“那边坐。”他走向院子的另一侧边廊，那里摆着几张空椅子，显得暗静一些。

式其跟着走过去，坐到一张椅子上，与叶公路斜对。他们之间有一张方凳，上面搁着一包烟和一只烟缸。叶公路取了一支烟，将烟盒推给式其。式其摆摆手——一年前他遇着咳嗽，便将烟戒了。叶公路自己点上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叶公路说：“静芸没跟你有啥来往，她一直这么说。”式其说：“她说得没错。”叶公路说：“她以前不认识你，死的时候还不认识你。”式其说：“嗯，是这样的。”叶公路说：“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把我们的日子插一个窟窿。”式其慢一下嘴巴，